

程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
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
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
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起
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
周事日益益所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

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
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
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
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
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
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
堯舜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
比于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
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

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
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体之所安夫如是者
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
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体而無遺問
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
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
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
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
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常補之而不滿故也以

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尽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辨于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反也高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

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如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街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于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欣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忘上之仇故曰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

之後為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治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无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于後世何也大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崇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犹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尽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

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為秦也

欵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于紛爭放亂之後夫入之情出于亂止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

生嗜欲之動无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彊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具刑政畢卒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称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嘗多而國家之規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撲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規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盖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于秦民出千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息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乱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于武宣天下之勢久習于無事民意日縱豪佚盜賊稍起于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

與天下戰于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
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藉藉以傳于不肖
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象而法備之弊
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于創始鹵莽之初而
常在于積安天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覘其兆
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
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
本果安在哉益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
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汙

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
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
容歲而勿陳可也曾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
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所安則
吾之生死雖足以建几几之堂五絛之衣棄
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
已不必尽其忠是謂不求備于民矣可久之
道起于不求備而效于人不敵辭之萬金之
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曰

取一金焉于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
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散
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于下使有未厭之意
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
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
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
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
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
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

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
則天下久安而无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
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
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
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
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
於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入于吾之
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
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失人之情使之從我而

劫之以刑則成功雖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
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令夫欲天下之畏也而
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
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
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
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
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
則刑之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
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後

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刀之所不周者亂
之所位起人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
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
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人以一御而
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
也以一轡之約制一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
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
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令夫橋衡之舉水也左
仰則左俯右仰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

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
大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
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仰者用也先王知天
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為也故其為所以卑
高者而不為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
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而
函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于箕子商之望也
舜能使天下不犯于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
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

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
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
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
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
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
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
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何必曰利大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
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

者以謂不求不遺于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
後于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于民則
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
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
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
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令之
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微暑
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

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為
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
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
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
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
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
小術踳邪徑而流入于譎詐之域而曰聖人
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
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

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玃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无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

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聰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後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

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
世主徃之甘心而不辭至于謀窮計失而後
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
人知者於人也不覩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己
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
窮逆于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
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
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
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
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
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
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
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叔提孺子之天
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
朝廷之臣孰不以為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
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
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議者不知武帝
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

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
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
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
不求而授一木彊之霍光亂唐之文宗昭宗
其憤亂也甚矣不受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
士投其誠而與之以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
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
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為
而不禪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
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不能少制其
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
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
李係好言兵而王鐸典之兵李元平好大言
而閔播授之叔卒于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
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
帝何其難之也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

為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夫將之
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
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
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
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
典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書以待
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
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
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也人人皆足

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
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
矣然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
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
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
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于天下
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
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
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辭之有

疾于此而待遠方之竒樂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竒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于六卿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于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禽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于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于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表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

于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
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
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
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以數千百
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
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
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如之者也雖然

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
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
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
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
所為未有出于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
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
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
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人夫質之典文是
無以異于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

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于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辟之水也決之而注于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于西則決而西水出于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

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為未有出千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于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

者必求至于仁義而先拙猶治身者必求至于安樂而无疾也夫求安樂而无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一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于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于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于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於晉

分南北而一于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徎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于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于監司總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无乃出于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犹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于不得不為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变故天下

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辭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未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四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夫大患何謂虛名好克舜三代之名是也世

也學者園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
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
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
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辭之鑄金琢玉以為
飲食雖美而无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彊立而
不顧則必群笑而競排之以謂曉說而不學
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于仁義之
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者者夏為貢法以取
其民至高而為助孟子曰莫善于助莫不善
于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
善哉而不知夫宋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為而
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
代之聖人復出于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余
知其必不復為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采始
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曰後周之周
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辭如病狂喪心之
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
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

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
埃其喪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
之一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
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友而木之大可拱矣
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
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
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于
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
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
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
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于愛木
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闊而網疎然
不過少弛于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
乃不至于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
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
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
本哉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長幼之際而義生于貴：君臣之間知親：而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而親：之仁亡則嚴而不知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西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人中進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于西南而主人

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于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進已近矣而降止于一等主人之于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早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具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

大夫典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而不知長幼之序有所不齒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水之所與為賓者衆之所尊矣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于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合承教之義也天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而其

大夫典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而不知長幼之序有所不齒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水之所與為賓者衆之所尊矣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于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合承教之義也天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

道主教者彖之事也此賓之所以生于西北也父父道生彖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為己詳矣然至于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

為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体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循法度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不失職大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于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飲鄉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

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飲

禮論三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于治天下也如指掌孟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于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夫乃

起于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无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于上帝也宗廟之于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矣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千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于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于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

則治國其如示諸學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
丘而達于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于郊社宗
廟之祭自禘祫而達于時荐均為祭也而莫
隆于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
天子之于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
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
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
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于享帝則三獻爛一
獻孰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

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于略矣如其說
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
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
俯仰進退于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
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于略
歟宗廟之際則子之于父也孫之于祖也夫
事親之道其見也无時其敵也无節志于和
而无事于簡主于悅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
祭所以雖降于上帝反疑于重歟蓋尊之

道以簡而親二之禮以豐故享帝于郊而貴
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独如此而已
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
之餘君與卿餽之卿之餘大夫餽之大夫之
餘士餽之而後煇胞翟濶无不沾澤夫餽祭
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二貴賤之所以別
也夫追遠之禮至于七廟而祭祀之典行于
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
也行之于君執蓋未役也而從之夫人人冕

而總于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于卑蓋
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声音笑語之
容而其祭之也典尸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
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事帝之器不陳于
廟事死之禮不行于郊尊之用犧象也壘之
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
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
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
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元端以

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
修不敢用于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于廟此
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賙田擇士
其容体中于禮其節中于樂而中多者乃得
預于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
覘德也夫德无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
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与于祭
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矣不肖之別也賞
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

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
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
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
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
佩玉東帶趨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尽天下
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
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盖其道有三焉

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
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午時
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
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
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万物之既
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
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
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
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

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祔也冬之
蒸也而政不典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
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秋東作之時也夫物
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
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
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困
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
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
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

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万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于秋而窮于冬既盛則備于初生而已窮則明于始成故禘也嘗也万物盛多之際也万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于祭也

誠而已何貴于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王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初也而廢禘也為大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禘則品物之重也以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羞也以謂無物可稱

而不敢近于褻是亦誠之至于已矣所謂蒸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三之于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于時則陽之成嘗秋也于時則陰未至于盛初之于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長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直：平夫天子禘禘禘嘗禘蒸諸侯嘗禘蒸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而禘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无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學

何其有序而不乱也盖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孝之道備盖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教六曰論說七曰儼賓八曰釋奠于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正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于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于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于有虞商人之學何也盖凡學于東序者學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為衆歟夫書者現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現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于虞故讀書于上庠勤

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于周為最近故習
礼于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
遠則制畧：：則事早蓋所謂郊人者既遠
之而在郊矣故不得典于上庠瞽宗東序之
事然独至子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
于上尊此不云時遠而制畧：：而事早乎
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序有常時者其別
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
六曰誦七曰瑟八曰礼九曰書所謂學于者

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教焉
至于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于
羽籥則其主之无官其贊之无助何也蓋舞
羽近于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
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
亦籥師：：丞而已矣夫而夷之樂也而陳
于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陳之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
凡學之時施于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

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于
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
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
刑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
習之誦典弦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
于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
焉秋冬者万物數窮形斂而休伏之時也羽
舞者主于振作而次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
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禮
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于冬則寒而
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无事之時
也故使之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羨習
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
其習有常爭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
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
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
典書者曰籥師曰箛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
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大傅之

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傳則教以率之言
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
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人故官有勞佚
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
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
大司成者至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

于戚語說合乞言皆大樂授教則大司成之
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
典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
樂正者授教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
謂大胥者小樂正學于則大胥贊之蓋輔小
樂正之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
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
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
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

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十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于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子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天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于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奠也釋奠于先老示己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與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

行礼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敦俗論

所論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需而我无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

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
故富典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
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
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
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
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
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
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
者判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

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
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
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无乱服而
无爭是故為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
而賤推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
欲也然三遜而後受万鍾之祿人之所甚貪
然无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
之人耶則吾指國而興之有不受者矣三代
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

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聞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

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无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惧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

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

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晉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听夫人之自為而不於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八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從

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
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
下之法常懷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
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
者而已彼豈不欲尽歛勢有所不可也何則
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
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
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无顧于敵者
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

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
告天下使无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
尽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
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顯隱然其制法也
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曰
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
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疆之不
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
之至于方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

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之遠近
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
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踈
典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
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
法不為之纖委填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
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
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
冬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
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
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
天下安享其利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
若莫可拠依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
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
事而為之无難者也不書為法者則不然窮
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
智而斷万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
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

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先違意不善用者有
違意无違法之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
之情常樂于有所為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放
夫使人之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
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
大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
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

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
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尽合于吾屨而中者
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驚屨之
利必將人之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
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尽得嗚呼使吾
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
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
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尽天下之
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奸

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
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
亦无如之何也商之頑周之文亦就是也夫
以聖人之智犹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
以求尽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
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
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
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
欤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万物之常理即嗜

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
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
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无卹矣非不欲卹也
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
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
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
之惑者後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施于事
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而
預尽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

一絲之不齊无害其為裘一粒之不精无害
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
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
此達于治体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
屨不畏勞者能之尽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
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
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
以尽得雖貴于終身之力而為何憚焉吾知
决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天為利者
為之也嗚呼何至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
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
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濶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可刑辟者何也
夫天下之情无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
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无窮之情而不得少
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无乃一
枉于法而失其实欤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

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哀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无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与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柰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其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天下之吏以為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尽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

法重也不幸无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
矣罪重而刑輕不幸无重刑以當之則有出
之者輕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
之不尽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
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
以治天下而天下无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
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
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
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
之際典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无情陰
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
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
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
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
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
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偽生于其中而信厚
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間之
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

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典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无望其不為刑辟人典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
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

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
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怒者而時
重之不當怒而疆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
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
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
而入于刑而考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
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
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
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无

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考于法則重則行法必
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
則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
天下其言无不听其令无不信然卒不可變
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
聖人不彊怒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
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以
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怒
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
之所為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
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
下之情而无所出入使天下无不樂之心而
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
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于貸而有
罪者舍之以為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
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
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
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

使遇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
是何足怪也嗚呼是天不然也天下之情自
顧其所為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
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若不察其過
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
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
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

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
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
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
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心則
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
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
而況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况
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
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吾為

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
奪之推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
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
而後彼得以自足夫如是故不辛而有過吾
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无以異于群有司
必使之一听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
无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
可以无推夫典人以推者必使之其利在我
以謂典尔以推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切

吾推以抑之久而不还以為己私利則吾將
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大
典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
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
夫縱之而不足以救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
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
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
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
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

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无以制之而望其不乱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尽恭致礼而至其有罪則不怒有殺而无罰夫惟君致礼則宰相尊生有罪而不怒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欤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无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

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无出力死難之意則且其陵犯而无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无術也而馭臣為

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于
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天坤之道臣道也而
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
何害于忠信耶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